

編號：58

水調歌頭¹ 並序

蘇軾

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²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³。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⁴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⁵，今夕是何年⁶。我欲乘風歸去⁷，又恐瓊樓玉宇⁸，高處不勝寒⁹。起舞弄清影¹⁰，何似在人間！
轉朱閣¹¹，低綺戶¹²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¹³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¹⁴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蘇軾（公元 1036 – 1101）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號東坡居士。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北宋大文學家，其詩詞文俱有成就，亦擅書畫，影響深遠。詩與黃庭堅齊名，並稱蘇黃；詞與辛棄疾，並稱蘇辛，文章更與父弟同列「唐宋八大家」。嘉佑二年（公元 1057）與弟蘇轍同舉進士，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。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，外放任杭州通判，後知轉任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知州。元豐三年（公元 1080），因「烏臺詩案」，被貶黃州，為團練副使。元祐年間，詔返朝廷任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、禮部尚書等。紹聖元年（公元 1094），遠貶惠州，其後再貶儋州（今海南島）。最後遇赦北還，不久病死常州，終年六十四歲。諡文忠。著有《東坡全集》及《東坡樂府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本詞作於宋神宗熙寧九年（公元 1076），亦即丙辰年的中秋節。當時蘇軾在密州（今山東諸城）任太守。詞前的小序交代了寫作的過程：「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」蘇軾兄弟情誼甚篤，他與蘇轍在穎州分別後有詩云：「咫尺不相見，實與千里同，人生無離別，誰知恩愛重。」（《穎州初別子由》）此時，兩兄弟睽違六年，想念之情，自然更見深重。蘇軾原任杭州通判，因蘇轍在濟南掌書記，特地請求北徙，但到了密州，地理上的距離雖然縮短，但兄弟仍是無緣相會，面對中秋圓月，歡飲大醉後的落寞，自然興起懷人之思。究其實，卻是一種對官場失意和宦途險惡體驗的昇華與總結。

三、注釋

1. 水調歌頭：詞牌名，又名《元會曲》、《臺城遊》、《江南好》等。相傳隋煬帝開汴河時曾製《水調》，唐人演為大曲。大曲有散序、中序、入破三部分。「歌頭」當為中序的第一章。
2. 達旦：直到天亮。
3. 子由：蘇軾弟蘇轍的字。時在齊州（今山東濟南市）做官。
4. 把酒：舉酒，舉起酒杯。李白《把酒問月》：「青天有月來幾時？我今停杯一問之。」
5. 天上宮闕：指月宮。闕：皇宮門前兩旁的望樓。
6. 今夕是何年：語出托名牛僧儒的傳奇《周秦行紀》，其中有詩云：「香風引到大羅天，月地雲階拜洞仙。共道人間惆悵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」
7. 乘風歸去：駕風回到天上去。乘風：語出《列子·黃帝》：「列子乘風而歸，……隨風東西，……竟不知風乘我耶，我乘風耶？」歸去：古人認為有才能之士都是天上星宿下凡，上天，即歸家。
8. 瓊樓玉宇：用瓊玉築造的樓宇，此指月中宮殿。王嘉《大業拾遺記》：「瞿乾祐於江岸玩月。或謂：『此中何有？』瞿笑曰：『可隨我觀之。』俄見月規半天，瓊樓玉宇燦然。」
9. 不勝寒：寒冷使人忍受不住。勝：粵[星]，[sing1]。
10. 清影：月光下的人影。李白《月下獨酌》：「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」
11. 轉朱閣：指月光轉移，照到紅色的樓閣上。
12. 低綺戶：指月光低低地射進裝飾精美的窗戶。
13. 陰晴圓缺：指滿月和缺月。
14. 千里共嬋娟：隔着千里之遙，共同欣賞美好的月光。嬋娟：本指嫦娥，月宮的仙女。這裏借指美好的月光。謝莊《月賦》：「美人邁兮音塵絕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」許渾《懷江南同志》：「唯應洞庭月，萬里共嬋娟。」

四、賞析重點

蘇軾的《水調歌頭》，向來被視為中秋詞最好的作品。詞分上、下兩片。上片借詠月抒發內心出世與入世的思想矛盾。詞人落筆奇特，極富浪漫色彩。首二句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」，用李白《把酒問月》「青天有月來幾時？我今停杯一問之」之意，像是追溯明月的起源、宇宙之伊始。凡問，有不知而問，也有明知故問。詞人接下的兩句，並無就前問作答，相反進一步設疑，「天上宮闕」承「明月」，「今夕是何年」承「幾時有」，使疑問愈趨深邃，益發令人思考。詞人的問題就如屈原《天問》一樣得不到回應，自然產生「我欲乘風歸去」的衝動，探個究竟。李白被賀知章稱為「謫仙人」，詞人於此有自比之意。蔡條的《鐵圍山叢談》說：「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，適中秋

夕，天宇四垂，一碧無際，加江流瀟湧，俄月色如畫，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，命（袁）絢歌其《水調歌頭》曰：『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』歌罷，坡為起舞，而顧問曰：『此便是神仙矣。』」從詞人的想像中，既有神仙之感，當然能御風回歸天上，看看人間「今夕」又是天上的何年？詞人這種脫離人世、超越自然的奇想，一方面來自他對宇宙奧秘的好奇，更主要的是來自對現實人間的不滿。人世間有如此多的不如意事，迫使詞人幻想擺脫人世，往瓊樓玉宇中過那逍遙自在的神仙生活。畢竟，詞人不同李白，李白一旦幻想起來，便能忘懷現實「游仙」而去，詞人相對是現實的，他害怕天上「瓊樓玉宇」儘管美好，可是「高處不勝寒」，不適合人居，倒不如在人間起舞，自弄清影。就這樣，詞人營造了一種似人間而又非人間的意境，和一種既醉欲醒徘徊於現實與理想的感覺，既矛盾，而又統一。這不單揭示出詞人本身的心路歷程，也是他面對肅殺的政治氛圍，而能在失意中表現出人所不能的豁達。詞人這種表達方法，贏得後人仿效，如黃庭堅《水調歌頭》（瑤草一何碧）：「我欲穿花尋路，直入白雲深處，浩氣展虹霓。只恐花深裏，紅露濕人衣。」又如趙秉文《水調歌頭》（昔擬栩仙人王雲鶴贈予詩云，寄與）：「我欲騎鯨歸去，只恐神仙官府，嫌我醉時真。笑拍群仙手，幾度夢中身。」

詞的下片寫望月懷人，即兼懷子由，同時感念人生的悲歡離合。前三句「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」，看似寫月，實是寫月下徘徊良久的無眠之人。「轉」、「低」、「照」，三個動詞精確地描繪明月的移動過程。「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」，以質問的口氣，抒發佳節思親的心情。然而，詞人是曠達的，他能於痛苦的思念中自我解脫，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」，正是自我解脫之詞，也撫慰着千古以來離人的心。結尾兩句，更是給人以希望的祝福，「但願人長久」，是要突破時間的局限，「千里共嬋娟」，是要突破空間的阻隔，表現出詞人已將對弟弟的愛和祝福，提高到對人生、對世人的愛和祝福。這種博大的精神境界，自然產生極大的魅力，感人肺腑，扣人心弦。

全詞以詠月貫穿始終，把描寫、抒情、議論串聯成有機的整體。上片由嚮往月宮、超塵出世起，以留戀人間結；下片由憂離怨別起，以寬解離別結。心理的變化，曲折細膩。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說：「詞至東坡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寄慨無端，別有天地。」細讀本詞，自有深刻體會。全詞設景清麗雄闊，結構嚴謹而跌宕有致。詞人在上、下片各用了一個「月」字，但描寫、抒情、議論無不因「月」而展開，而且下筆遒勁，境界開闊，於豪邁放曠之外，別有空靈飄逸的神韻。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說：「中秋詞自東坡《水調歌頭》出，餘詞盡廢。」